

禮
經
奧
旨

鄭樵著

中華書局

禮經奧旨

三禮總辨

宋 莆田 鄭 樵漁仲著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禮經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竝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說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諸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蕭奮、孟庸、大戴、小戴、后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

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僕。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後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鬻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綈。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尙存。得以推其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曾子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

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典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辯。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禮。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暨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儒林傳云。徐生善爲頌。讀曰容。
故詩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爲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禮樂與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文帝時以容爲禮大夫。一、鄉射禮。六、燕禮。七、士喪禮。八、聘禮。九、公食大夫禮。十、覲禮。十一、喪服禮。十二、士食禮。十三、既夕禮。十四、有司徹。十五、特牲饋食禮。十六、少牢饋食禮。十七、有司徹。後世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閒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竝不註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爲周官作傳。竝不及儀禮。鄭衆、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授。至唐成傳周官儀禮。始爲之註也。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饗饋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銅壺時饗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一篇。夏子先傳之。諸儒各爲之訓詁。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爲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殺羔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

能對郊勞賄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爲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爲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卽爲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僻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爲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爲儀禮疏。因齊黃慶、隋孟哲章句。刪取其後。爲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爲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閒。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與之論儀禮哉。

禮以情爲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以還。日趨乎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卽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讓拜。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

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粟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鰕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尙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之禮本。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興。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尙白。因而尙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儀。吾故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壘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毳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璫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鈎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皋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

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皋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爲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爲觀臺泮宮而不得爲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禮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爲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其言委瑣有放飯留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教之以德刑而損益之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之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祚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伊川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數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

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尙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竝傳小戴學。

五 高堂生 — 蕭奮 — 孟卿 — 后蒼

大戴 — 小戴 — 盧植
慶普 — 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爲之註。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萬餘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爲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俊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方秦以建亥歲首。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今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所同。差不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歷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月令。十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爲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祿之制。則依倣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採春秋之說。而失其旨。言訟獄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錄秦人之官。言巡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己見。甚而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子思孟子言性。

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者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卽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爲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爲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朱若子思之言爲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爲。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爲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明道則一。而少毫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所長。角立其說。以與之敵。況下而荀卿、楊雄、韓愈之立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生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按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於管蔡同亂。成王卽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時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諸命之辭。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歟。乃劉

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
 二境。閭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
 其書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
 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尙或爲漢儒乎。惟見其所傳
 不一。故漢世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
 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謂周公居攝六年。特致政於成王。故作周官以遺之。而老
 訓焉。實未嘗行之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
 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
 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
 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之類。與有省文。遂人之類。匠有兼官。三公三孤不
 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有不常制。氏之類。方相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卒之類。有
 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同。各隨才高下而同。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有不常行者。
 二至祀方澤。治此事。司馬司上下爵祿事食。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以上事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方澤之
 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之事。合民誨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以上事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方澤之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

杞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王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閒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閒卒不置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可勝歎哉文中子家居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爲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答北宮錡畢戰爵祿井地之間胡不取之以爲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河閒獻王——劉歆列七略授二人——緱氏杜子春

杜子春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鄭衆——賈逵——馬融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衆之學釋其意——賈公彥作疏唐人